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小英雄雨来

XIAOYINGXIONGYULAI

管桦著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红色经典 励志中国

小英雄雨来

XIAOYINGXIONGYULAI



管桦◎著



NLIC2970431941

时代文艺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 (C I P) 数据

小英雄雨来/管桦著. —长春: 时代文艺出版社,
2009. 5

(红色经典励志中国)

ISBN 978 - 7 - 5387 - 2638 - 1

I. 小... II. 管... III. 儿童文学—中篇小说—中国—
当代—缩写本 IV. I 287. 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9) 第 049586 号

小英雄雨来

作 者	管 桦
出 品 人	张四季
责任编辑	赵 岩
出 版	时代文艺出版社
地 址	长春市泰来街 1825 号 邮编: 130011
电 话	总编办: 0431 - 86012927 发行科: 0431 - 86012952
网 址	www. shidaichina. com
印 刷	北京同文印刷责任有限公司
发 行	时代文艺出版社
开 本	880 × 1230 毫米 1/32
字 数	80 千字
印 张	5. 25
版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版
印 次	2009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	10. 00 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


雨来这孩子

晋察冀边区的北部有一条还乡河，河里长着很多芦苇，河边有个小村庄。芦花开的时候，远远望去，碧绿的芦苇上像盖了一层厚厚的白雪。风一吹，鹅毛般的苇絮就飘飘悠悠地飞起来，把这几十家小房屋都罩在柔软的芦花里。因此，这村就叫芦花村。十二岁的儿童雨来就是这村里的。

雨来最喜欢这条紧靠着村边的还乡河。每到夏天，雨来和铁头、三钻儿，还有很多很多光屁股的小朋友，好像一群鱼，在河里钻上钻下，藏猫猫、狗刨、立浮、仰浮。雨来仰浮的本领最高，能够脸朝天在水里躺着，不但不沉底，还把小肚皮露在水面上。

妈妈不让雨来耍水。妈妈说河里有淹死的人，怕把雨来拉去当替死鬼。

有一天，妈妈见雨来从外面进来，身上一丝不挂，

浑身的水锈，被太阳晒得油黑发亮。妈妈知道他又去耍水了，把脸一沉，叫他过来，扭身就到炕上抓笤帚。雨来一看要挨打啦，撒腿就往外跑。

妈妈紧跟着追出来。雨来一边跑着，一边回头。糟了！眼看要追上了，往哪儿跑呢？铁头正赶着牛从河沿回来，远远向雨来喊：

“往河沿跑！往河沿跑！”

雨来听出铁头话里面有道眼，就折转身，朝着河沿跑。妈妈还是死命追着不放，到底追上了，伸手一抓，可是雨来浑身光溜溜像个小泥鳅，一下没抓住，扑通，扎在河里不见了。河水卷起很多圆圈，渐渐扩大。妈妈立在河岸上，眼望着水圈发愣。

忽然，在老远地方，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，像个小鸭子一样抖着头上的水，一边用手抹一下眼睛和鼻子，嘴里吹着气，望着妈妈笑。



夜校

秋天。

爸爸从集上卖苇子席回来，同妈妈商量：“看见区

上工作同志，说是孩子们不上学念书不行，起码要上夜校。叫雨来上夜校吧。要不，将来闹个睁眼瞎。”

夜校就在三钻儿家的豆腐房里，房子很破。教夜校的是东庄学堂里的女老师，穿着青布裤褂，胖胖的，剪着短发。女老师走到黑板前面，嗡嗡嗡嗡说话的声音就立刻停止了，只听见哗啦哗啦翻课本的声音。雨来从口袋里掏出课本来。这是用加板纸油印的，软鼓囊囊，雨来怕揉搓坏了，向妈妈要了一块红布，包了书皮。上面用铅笔歪歪斜斜写着“雨来”两个字。雨来把书放在腿上，伸出舌头舔舔指头，掀开书。见女老师闪在一边，斜着身子，用手指点着黑板上的白字，念着：

“我们是中国人，
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
大家就随着女老师的手指，齐声轻轻地念起来：

“我们——是——中国——人，
我们——爱——自己的——祖国。”

有一天，雨来从夜校回到家，躺在炕上，背诵当天晚上学会的书。可是，背不到一半就睡着了。

不知什么时候，门吱扭响了一声。雨来睁开眼，看见闪进一个黑影。妈妈划了根火柴，点着灯。一看，原来是爸爸出外卖席回来了，可是，怎么忽然这样打扮起

来了呢？肩上披着子弹带，腰里插着手榴弹，背着一根长长的步枪。

爸爸向妈妈说：“鬼子又‘扫荡’了，民兵都到区上集合。一两个月才能回来。”

雨来问爸爸说：“爸爸，远不远？”

爸爸把手伸进被里，摸着雨来光滑滑的脊背，说：“这哪里有准儿呢？说远就远，说近就近。”

爸爸又转过脸对妈妈说：“明天你到东庄他姥姥家去一趟。告诉他舅舅，就说区上说的，叫他把村里民兵快带到区上去集合。”

妈妈问：“区上在哪儿？”

爸爸装了一袋烟，吧嗒吧嗒抽着，说：“三天里头，叫他们在河北一带村里打听。”



雨来被抓住了

第二天，吃过早饭，妈妈就到东庄去，临走说，晚上才能回来。晌午歪了，雨来吃了点剩饭，因为看家，不能到外面去，就趴在炕上念他那红布皮包着的识字课本。

忽然，听街上咕咚咕咚有人跑，把房子震得好像要摇晃起来。窗户纸哗啦哗啦响。

雨来一骨碌下了炕，把书藏在怀里就往外跑，刚一迈门槛，进来一个人。雨来正撞在这个人的怀里。抬头一看，是李大叔。李大叔是区上的交通员，常在雨来家落脚。

随后，听见日本鬼子唔哩哇啦地叫。交通员老李忙把墙角那盛着一半糠皮子的缸搬开。雨来两眼愣住了，“唉！这是什么时候挖的洞呢？”交通员跳进洞里，说：“把缸搬回原来地方，你就快到别的院里去，对谁也不许说。”

十二岁的雨来拿出吃奶的力气，才把缸搬回原来的地方。

雨来刚到堂屋，见十几把雪亮的刺刀从前门进来，他撒腿就往后跑。背后“咔嚓”一声枪栓响，大声叫着：“站住！”

可是雨来没理他，脚下像踩着风，一直往后院跑。随着，子弹向他头顶上嗖嗖地飞来。可是后院没有门。雨来急出一身冷汗。

靠墙有一棵桃树，雨来抱着树干就往上爬。鬼子已经追到树底下，伸手抓住雨来的脚，往下一拉，雨来就

掉在地上。鬼子把他两只胳膊向背后一拧，捆绑起来，推推搡搡回到屋里。



扁鼻子军官

前后院鬼子都翻遍了。

屋子里也遭了劫难，连枕头都用刺刀挑破了。

炕沿上坐着的那个鬼子军官，两眼红红的，像刚吃过死人的野狗，用中国话问雨来说：

“小孩，问你话，撒谎的不许！”

突然，他望着雨来的胸脯，张着嘴，眼睛睁得圆圆的。雨来低头一看，原来刚才一阵子挣扎，识字课本从怀里露出来了。鬼子一把抓在手里，翻着看了看，问他：“谁给你的？”

雨来说：“捡来的！”

鬼子把脸上的横肉丝堆起来，露出满口金牙，做个鬼脸，温和地向雨来说：“害怕的不要！小孩皇军大大的爱护！”说着就用鬼子话叫人给他松绑。

雨来把手放下来，觉着胳膊更加发麻发痛。扁鼻子军官用手摸着雨来的脑袋，说：

“这书谁给你的，关系的没有，我的不问了。别的

话要通告诉我！刚才有个人跑进来，看见没有？”

雨来用手背抹了一下鼻子，嘟嘟囔囔地说：

“我在屋子里，什么也没看见！”

扁鼻子军官伸手在皮包里掏。

雨来心里想：“掏什么呢？找刀子？鬼子生了气要挖小孩眼睛的！”

可是掏出来的却是一把雪白的日本糖块。往雨来手
里一塞，说：“这个大大的好！你的吃吃，你的告诉：
他的什么地方？金票大大的有。”

他又伸出那个戴金戒指的手指，说：“这个，金
的，统统的给你！”

雨来没有接他的糖，也没有回答他。

旁边一个鬼子嗖地抽出刀来，瞪着眼睛，要向雨来
头上劈。扁鼻子军官摇摇他的圆脑袋。两个人唧唧咕咕
说了一阵日本话。那鬼子向雨来横着脖子翻白眼，使劲
把刀放回鞘里。

扁鼻子军官压着肚子的气，用手轻轻拍着雨来
的肩膀，说：“死了死了的没有，我的不叫，我大大的
喜欢小孩。你看见的没有？说呀！”

雨来摇摇头，说：“我在屋里，什么也没看见！”

扁鼻子军官的眼光立刻变得凶恶可怕，向前弯着身

子，突然伸出两手。啊！这手就像鹰的爪子！扭着雨来的两个耳朵，向两边拉，雨来疼得咧着嘴叫。随后，鬼子又抽出一只手来，在雨来脸上左右开弓，啪！啪！打了两巴掌，又用手把他脸上的肉揪起一块，咬着牙拧。雨来的脸立时变成白一块，青一块，紫一块。鬼子又向他胸脯上打一拳。雨来脚立不稳，打个趔趄，后退几步，后脑勺正撞在柜板上，身子一歪要倒下去，但立刻又被抓过来，肚子撞在炕沿上。雨来半天才喘过这口气。脑袋里像有一窝蜂，嗡嗡地叫，两眼直冒金花，鼻子里流出血，血珠掉下来，溅在课本那几行字上：

“我们是中国人，
我们爱自己的祖国。”

鬼子打得累了，雨来还是咬着牙说：“没看见！”

扁鼻子军官气得暴跳起来，嗷嗷吼叫：“枪毙的有！枪毙的有！拉出去！死了死了的！”



河沿上响了几枪

太阳已经落下去。蓝色的天上飘着一块一块的浮云，像红绸子，照在还乡河上，河水里像开了一大朵一

大朵的鸡冠花。苇塘的芦花被风吹起来，在上面飘飘悠悠地飞着。

芦花村里的人听见河沿上响了几枪。老人们都含着泪说：

“雨来是个好孩子，死得可惜！”

“有志不在年高。”

芦花村的孩子们，雨来的小朋友——铁头和小黑几个人，听到枪声，都呜呜地哭了。

交通员李大叔在地洞里不见雨来搬缸。幸好院里还有一个出口，李大叔试探着推开洞口上的石板，扒开苇叶，院子里空空的，一个人影也没有，四外也不见动静。忽然听见街上有人吆唤着：“豆腐啦！”这是芦花村的暗号，李大叔知道敌人已经走远了。

可是雨来怎么还不见呢？屋里屋外都找遍，也没有雨来的踪影。他跑到街上一问，才知道雨来被日本鬼子打死在河沿上啦！

李大叔听说，脑袋轰的一声，耳朵叫起来，眼泪流下来，就一股劲地跟着人们向河岸跑。

到了河岸，别说尸首，连一滴血也没看见。

大家呆呆地在河岸上立着。河边静静的，河水打着漩涡哗哗地向下流。虫子在草窝里叫着。不知谁说：

“也许雨来被鬼子扔在河里冲走了!”

大家就顺着河岸向下找。突然铁头叫起来:

“啊! 雨来! 雨来!”

在芦苇里, 水面上露出个小脑袋来。还是像个小鸭子那样抖着头上的水, 一边用手抹了一下眼睛和鼻子, 嘴里吹着气, 一手扒着芦苇, 向岸上人问道:

“鬼子走了?”

“啊!” 大家都欢喜地叫起来, “雨来没有死! 雨来没有死!”

原来枪没响以前, 雨来就趁鬼子不防备, 冷不防扎到河里去。鬼子慌忙向水里打枪, 我们的小英雄雨来已经从水底游到远处去了。



军事演习

虽然是秋天, 午后的太阳还是火烧火燎地烫人。蓝天上的云, 像海边被风吹皱的沙滩, 静静地浮在那里, 白得耀眼。田野, 大部分庄稼都已经割完了, 变得广阔起来, 只剩下一两片晚熟的庄稼没有割。

芦花村西的几亩高粱, 长长的高粱秆儿, 像一支支

红缨枪，把深红色的大穗儿，举向蓝天，在风中抖动。

高粱地旁边有一座树林。树林里满地是深绿色的牛蒡草、金黄的野菊花、紫红的牵牛花。雨来、铁头、二黑、三钻儿、六套儿、小胖、杨二娃，还有几个小朋友，正在这林中玩耍。

这几天，敌人没向这边出发，芦花村变得安静了。只有河北很远的地方，大炮像闷雷，轰轰地响。

雨来和小朋友们，用木棍和秸秆儿当步枪，学军队练操。每个人，把自己所保存的八路军衣物，都穿挂在身上了。铁头戴一顶八路军伤员送给他的破军帽。洗过以后，变得皱巴巴的。不住地转动着脑袋，从帽遮檐底下射出两道又庄重又严肃的目光。鼓着嘴巴，瞧他那股神气劲儿，就好像这一顶帽子把他全身都武装起来了。

二黑的腿上缠了绑腿。把系裤子的那条又窄又旧的皮带，扎在外面腰间。用一根细麻绳系裤腰。不住地往上提一提滑溜下去的裤子。油黑发亮的小脸儿，直冒汗。喜气洋洋，咧着嘴巴，龇着满口白牙笑。

三钻儿腰间挂着个长形的破皮套子。里面插着一把铁片儿剪成的短剑。他一会挂在左边，一会挂在右边，大惊小怪地警告别人：“别碰到我的剑上！扎了你！”

雨来头上戴一顶褪了色的绿军帽。帽舌软塌塌地耷

拉着，快遮到眼睛上了。因此，他看人得仰起脖子来，差不多脸朝天。他用牵牛花的藤蔓当做皮带扎在腰间。花朵颤巍巍的，这不像皮带，倒是真正的花环。

他们“一二，一二”地喊着口令，挺胸瘪肚，直着小脖子，迈着正步，在树林里转圈儿。跪下一只腿，朝一个目标瞄准。后来就演习“冲锋”。他们呼哈喊叫地奔跑着，用当做步枪和刺刀的木棍扎草垛。在他们的想像里，这草垛就是守在阵地上的鬼子兵，连扎带挑，草叶乱飞。草垛的主人，二黑的爷爷，远远地跺着脚喊叫：

“小兔崽子们，把我的草垛都扎乱啦！”

他们转身向墙根的小树棵子冲过去，把树棵子砍打得乱摇乱晃，树叶子纷纷扬扬。三钻儿用剑一指旁边爬满豆角蔓叶的寨子，说：

“去消灭最后一股敌人！”

他们又转身呐喊着向寨子冲过去，连扎带砍。不提防一个老奶奶正在寨子里摘豆角，从寨子稍上的密叶中间探出头发花白的头，睁大眼睛，惊叫道：

“我的老天爷，把我的豆角都糟蹋啦！”

他们转身向路边的马兰草冲去……

铁头的小妹妹二妞做护士，把高粱叶子当做纱布，连呼哧带喘地往杨二娃的胳膊上缠裹。杨二娃装伤员，

可是一点不像，雄赳赳地站在那里，嘴里不住声地叫着：

“这不算啥，轻伤不下火线，快点扎上，再去消灭鬼子！”

他们押着想像里的一队俘虏——鬼子兵，走进街里。听有人喊：

“来跑反的啦！”

只见村西大路上和庄稼地里，黑压压的人群，忽啦忽啦往这边跑。



我们就是到这儿埋地雷的

芦花村的街上，立时变得喧腾起来。飞扬的灰尘里，人呀、车呀、牛呀、毛驴呀……就像河水般往东流。小猪崽子尖声尖气地叫着。鸭子从背筐里伸出长脖子，张着扁嘴，嘎嘎嘎嘎叫。一只老母猪，带着个沉甸甸的大肚子，摇摆着耳朵，扭达扭达地哼咏着。赶猪的老头儿，留着一把灰白色的大胡子，汗流满面，就像回答谁的问话似的，一边走一边喊叫着：

“我不能把它留给敌人，眼看就是一窝小猪啦！”

扬起的尘土，在大路、在田野、在村里的街道上浮

小英雄雨来

动。在这猪、牛、人、马、车辆汇成的河流里，长着连鬓胡子的武装班长申俊福过来了。他敞着怀，高卷着裤腿，光着两只大脚，肩上扛着个大地雷，汗珠顺他胡子拉楂的脸往下滚，顺着他袒露的胸膛往下流，一路上喊着：

“闪开！闪开！别挡道，嘿！”

后面跟着十五六个大汉，有扛着地雷的，有用柳条筐背着地雷的，有用篮子挎着地雷的。四五把铁锹，七八支步枪。有村里的民兵，也有区里的爆炸小组。

雨来、铁头、三钻儿他们，跟在民兵爆炸组的屁股后头，连颠带跑着喊叫说：

“我们也去埋地雷！”

民兵和爆炸组员，连看也不看他们一眼，嘴里喊着：

“别捣乱！一边去！”

雨来脸上带着兴奋的神色，颠跑着，拉扯申俊福的褂子后襟，说：

“大叔大叔，我们会挖坑儿！”

申俊福连呼哧带喘地叫道：

“嘿，嘿，别拉我呀！还给我添分量吗？”

到了村东大路上，开始挖坑埋地雷的时候，一个民